
資本主義經濟周期
和經濟危機論文集

世界知識出版社

· 外 論 丛 刊 ·

資本主义经济周期和经济 危机論文集

国际关系研究所
編譯室編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2年·北京

· 外 論 丛 刊 ·
**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经济
危机论文集**

国际关系研究所
編 譯 室 編 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1.00 元

1962年4月第一版 1962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张 7 $\frac{1}{2}$ · 字数192,000
統一书号 4003·106

編者說明

本集收集了苏联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論文十篇。这些論文除了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点、经济軍事化对经济危机的影响和研究经济危机的方法等理論性問題外，还分析了美国资本主义腐朽性的加深和美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削弱情况。

此外，我們还选譯了“1959年和1960年年初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情况（行情評論）”和“1960年头三个季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情况（行情評論）”两篇資料，并摘譯“经济危机与周期的理論和历史”一书中的一段：“中間性危机”，以供研究最近资本主义经济情况的参考。

目 录

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論和 经济行情的研究工作.....	瓦尔加	1
資本主义战后周期发展問題	馬努基揚等	17
論战后資本主义经济周期	庫茲明諾夫	43
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危机的学說 和現代資本主义	格拉西莫夫	58
論美国資本主义腐朽性加深的 某些经济因素	卡 茨	75
資本主义经济軍国主义化和周 期性危机	阿瓦林	104
論经济軍国主义化和美国经济 危机.....	卡 茨	114
論資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情况	庫茲明諾夫	127
資本主义经济不穩定性的增长	苏联对外貿易部 行情研究所	140
美国在資本主义经济中地位的 削弱.....	馬努基揚	157

附 录

1959年和1960年年初資本主义 国家的经济情况(行情評論)	“世界经济与 国际关系”杂志	183
1960年头三个季度資本主义国 家的经济情况(行情評論)	“世界经济与 国际关系”杂志	196
中間性危机.....	門德爾遜	233

馬克思主义的經濟危机理論和 經濟行情的研究工作

瓦 尔 加

战后时期，在我們的經濟論著中，在对資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进程問題的理論探討上和对資本主义世界经济情况的具体研究（即所謂的“观察行情”）上，出現了各种各样的分歧。

当然，所有的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再生产的周期进程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某些经济学家甚至說，再生产的周期进程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也在继续着。很显然，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它是由于对馬克思主义关于資本主义周期理論的錯誤理解而来的。

馬克思认为，危机是周期的有决定意义的中心阶段；他认为周期的其他阶段是商品生产过剩即生产过剩危机的发展的准准备阶段。馬克思主义的周期理論根本不同于任何資產階級理論的主要之点便在于此。資產階級经济学家认为，高涨和繁荣是周期的主要阶段，是資本主义的“正常”状态，而危机則是不正常的、偶然的現象。資產階級经济学家认为，在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的情况下，通过信貸措施、提高銀行利率、进行社会工作等途径，便可以避免危机。这种观点便是目前已成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程官方理論的凱恩斯理論、斯特拉彻和考拉之流的右翼社会党人理論的主要原理。

危机和周期的理論在馬克思的整个學說中，并不是脱离其他部分而独立的一个部分；正好相反，它是馬克思关于資本主义发展規律學說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次危机都向資本主义的崩潰

迈进了一步。尽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曾经千百次地企图推翻马克思主义(其中包括马克思关于危机的理论),但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却充分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十二年中没有爆发世界经济危机这一事实,丝毫也不能推翻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因为,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在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的时期,不可能有生产过剩的危机。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民总产品的一半用于战争需要,当在战争过程中大量财富被破坏的时候,当对资本主义企业说来,成问题的不是销售商品,而是如何取得生产商品所需的原料、机器和劳动力的时候,在这种条件下就根本没有商品生产过剩的土壤,不可能有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且很自然,也没有再生产的周期运动。世界大战中断了再生产的周期运动。

这些同志不考虑这一切情况,忽视资本主义的周期发展由于战争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因而割断了正确理解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尤其是战败国西德和日本的经济道路。另一方面,持有再生产的周期进程在战争期间也继续进行的观点的同志则认为,在战争结束以后,再生产的周期进程仍同战争爆发之前一样。别钦所拼命坚持的意见便是这种解释的例子,他说1958年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最尖锐和历时最长的危机。显而易见,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大家知道,事情的发展完全不是他说的那样。苏联的某些经济学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生产的周期进程的特点,缺乏实事求是的研究,因而在研究行情时仅仅限于简单地描绘一番。例如,1959年和1960年年初的行情短评,就可以作为这种作法的例证。毫无疑问,在这个评论中有一些宝贵的材料,这些材料对绝大多数不能利用外国资料的本刊读者是有好处的。尽管如此,但是这个短评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行情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研究行情(即再生产的周期进程)的任务是:确定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在某一时期处于周期的哪一阶段,并且说明为

什么个别国家处于周期的其他阶段，而不是处于整个资本主义所处的这个阶段。

确定周期的各阶段，也就意味着解决了下一阶段是什么阶段的问题。如果我们说，资本主义经济处于高涨阶段，那就等于我们作出一个预测，即随着这个阶段而来的是危机阶段；如果我们说，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危机阶段，那就是说我们认为，跟着这个阶段而来的是萧条阶段和复苏阶段。

评论的作者不是根据事实去判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处于周期的哪一个阶段，而是抄袭了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动荡正在加剧，它经历着一次又一次危机式的生产下降”^① 评论的作者，又用黑体字重复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整个说来，是极端动荡的”。

这种生搬硬套的作法是非法的。党全面地估计了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状况，指出了它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比较稳定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前一阶段。但是“不稳定”这个名辞不能用来形容周期阶段或形容通常所指的某一年，因为这会使人预料，周期的未来阶段，资本主义将会稳定些，而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当然，资本主义经济从来就没有完全稳定过，因为危机周期性地重复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现阶段，更谈不到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了。

如果分析一下评论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的**特征**，我们便可以看到，即不论周期阶段如何，而以说明整个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因素代替了周期的因素。在这个评论中列举了以下几个不稳定的因素：（1）生产设备开工不足；（2）失业人数水平很高；（3）农产品生产过剩；（4）燃料和许多种原料生产过剩；（5）帝国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和它们之间竞争的尖锐化。

① “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21页。

一目了然，所有这些特征都是人所共知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因素。这些因素的作用在危机时期加强了，但是在高涨时期也没有停止。至于谈到燃料生产过剩，这也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结构改变的结果，这种结构改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发生，现在则由于技术的迅速进步而加剧了。在天然气、石油和水力的消费量增加和煤能利用系数大大提高的情况下，出现了煤的生产过剩现象。

对于1959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于周期的哪一个阶段没有做出判断，这是不能以缺乏实际材料来辩解的。在评论中引用了有关工业生产的数字（第185—186页）；以1937年为100，1958年的工业产量为206，1959年为227，增长了10%，也就是说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高。很显然，这是高涨阶段。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未必能期待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在一年之中能增长10%以上。

评论中，多半以泛泛的词藻代替了理论分析。例如，在评论中写道：“1959年的生产增长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促进了国内市场的扩大（主要是因为对日用品的需求的增加、住宅建筑的增加、投资水平的提高、政府开支的增加，特别是军事费用的增加）”。

试问，在资本主义世界里，除了消费品需求的增加和投资水平的提高（包括住宅建筑）以外，还有什么能说明国内市场扩大的其他因素呢？

评论中，年度和年平均的数字占主要地位，而月度统计则利用得不够。这种分析方法会不正确地理解危机的持续性，会减轻危机的严重程度，并且会造成资本主义再生产均衡发展的错觉。

让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看。假设上半年还是高涨阶段，生产在增长着，年中危机来临——生产下降。年平均数字就表现不出危机的开始，它只能表明经济在原地停滞不前。再假设危机延续了两年，在第三年上半年，生产还在下降，尽管下降的速度比危机初期要缓慢些，而在下半年则进入肖条阶段并开始复苏。年

平均数字还是只能表明在原地停滞不前，这样一来，好象只有一年是危机年度，而事实上危机却延续了两年，并且席卷了三年的时期。如果在比较生产水平时用年平均数字，那么，高涨的最高点和危机的最低点之间的差别，就比月度统计数字要小得多。

评论中，没有很好地利用作为行情标帜的价格数字。尽管目前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缩小了价格的周期性波动的幅度，然而还是需要观察价格的形成，因为它是阐述整个周期进程的关键。垄断价格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表面现象。在高涨时期，垄断组织（例如，美国钢铁公司或其他的钢铁垄断组织）在官方价格之外还收迅速交货费、优质费等等。另一方面，在危机来临时，它们又对官方价格大打折扣。此外，还有些商品（如钢材）的价格对行情的变化非常敏感。因此，忽视作为行情指标的价格是不妥当的。

最后，杂志的读者对1959年的行情评论资料直到1960年8月才收到这一点，也是不满意的。

由于对马克思的危机和周期学说的理论研究和对当前行情的研究脱节，使得行情研究工作在我们这里变成通常认为是次要的、补充的和非真正科学的工作。这种态度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和周期理论来研究行情，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工作和宣传工作。

在这方面我想提一提自己的经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每年我都遵照共产国际的委托亲手写过四个季度的行情评论。读这些评论的有共产党员、专家、记者、甚至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这些评论也配备给党的宣传员使用。我个人认为，我的这项工作比我的其他著作带给共产主义运动的好处要大^①。

质量高的、及时的行情评论具有很大的宣传意义，因为所有的工人（不论他属于那个政党——工党党员、社会民主党员、教权主义者、共产党员）都非常关心劳动市场的前景。个别的工人，根据它来决定离开自己的工作地点和去寻找新的工作是否冒险；如果

預見到劳动市場情况恶化，他們便留在原来的工作地点。工会活动家(不論其政治派別如何)的正确策略，即是否罢工或者不举行罢工而去与資本家达成劳动条件的協議，也根据它来决定。

很明显，如果工人和工会活动家都一再地确信，行情評論正确地分析了周期进程和正确地預言了劳动市場的发展，他們便会认真地注意共产党人对資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因而他們对改良主义者、教权主义者等等的学說便会发生动摇。

我认为必須恢复每季行情評論的編制和发表工作。这种評論要应用馬克思主义的分析，并且要說明整个資本主义世界经济和个别資本主义国家经济在某一时期处于周期的哪一个阶段。这种評論必然要包括对周期的下一阶段的預測。因此，很可能估計錯誤，但是，在正确地理解馬克思主义理論的情况下，这个錯誤不会很严重。如果某一估計是錯誤的，就应当向讀者說明犯錯誤的原因。

同时，还应当指出，現在做这项工作要比战前容易些；因为現在的統計資料丰富得多了；象定貨、存貨、投資等等这些重要的行情指标在以前是没有的。誠然，統計材料的丰富(特别是美国)促使資產階級政治经济学向重視一切微小波动的趋势发展，这种微小的波动并不帶有周期性质，从周期发展的观点来看，乃是偶然現象(例如，由于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的事件引起的混乱、投机等等)。因而把这些波动解释为周期运动，就会象密契尔那样把周期分得过于零碎。自然，数字是经常要利用的，問題在于要根据馬克思主义学說来利用。

① 这些評論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可由下面两件事來說明。1952年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召开国际经济會議的时候，德国代表团的一位中年女代表(她是消費合作社的领导人)来找我，他同我寒暄之后說，遇到我她不能不對我說，当她还是社会民主党黨員的时候就讀过我的行情評論，这些行情評論帮助她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有一位羅馬尼亞的共产党员，他的名字我記不清了，他對我說：“你的行情評論教育了整个一代的共产党员”。

我們认为，现在是恢复定期的季度行情評論的适当时刻。現在有許多迹象表明，战后时期某些国家发展的差别，即1958年以前沒有发生**世界经济危机**（就是1958年危机也沒有波及**所有資本主义国家**）而北美則頻繁发生危机，正在逐漸地消失。現在，整个資本主义世界经济都处于由**高涨阶段**向**危机阶段**的过渡。加拿大和美国的经济已经明显地处于危机状态之中。

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1957年=100）在1960年最初几个月为111，到11月則下降到105，12月又下降到103。下降了7%。由于工人階級的收入减少（因为大規模失业和取消加班工作），新定貨、投資和个人消費品（特别是非生活必需品，如：汽車、电视机、收音机、等等）銷售額都有了縮减，所有这一切，为預見到生产要进一步下降和危机要加深提供了根据。每周的工业生产指数（虽然比每月的指数不可靠些）表明，1961年在继续下降，由12月份最后几周的157.1下降到1月中旬的151.3。甚至最乐观的美国資產階級“专家”也不敢預言危机将迅速結束。

許多事实证明，英国的生产过剩危机很快就要开始。1960年头10个月的工业生产水平（已按季节变动調整过）在原地踏步不前，为119—121（1954年=100）。最近几个月，汽車工业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許多企业每周改为两天半到五天工作，并且辞退了一部分工人。电视机、洗衣机等个人消費品的銷售发生了困难。在钢的銷售上已经反映出来这种困难。钢铁管理局声明說：“钢的生产者遇到了取消定貨的事情，也收到了延期交付定貨的通知”。最近几个月，对钢制品的新定貨量比供应量低一些，尽管定貨单保证企业有几个月的定貨可做。1961年1月18日“泰晤士报”报道說，申請修建工业工程的面积，由1960年第三季度的二千一百八十万平方英尺减少到第四季度的一千七百八十万平方英尺。值得注意的是，对英国财政大臣劳埃德在銀行家俱乐部的一次讲话，“泰晤士报”加了这样一个标题：“财政大臣关于衰退的警告”。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們有根据认为，1961年英国要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

西欧大陆上的资本主义大国和日本，现在正处于高涨或繁荣阶段。西德显然面临着马克思所说的“危机前的过分紧张”阶段。根据官方声明，西德有五十万个空缺的工作职位；失业人数很少。在1959年6月到1960年6月间，有十一万三千名外国工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等等在西德找到了工作。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马克思的指示：“在危机来临之前，一切事情看起来要特别顺利些”。看来，资本主义世界正处在新的世界性生产过剩危机的前夜。

即便西欧大陆生产过剩危机最近不会开始，而那些现在已经发生危机的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和那些可以预见到危机将要开始的（英国、比利时、瑞典），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份额也在一半以上。

如果考虑到农业危机的尖锐化、不发达国家商品价格的进一步下降、石油产品价格的下降等等，即使一些工业国家处于高涨阶段，我们也可以说世界生产过剩危机将要到来。

在1960年10月号的“国际生活”杂志上，依·库兹明诺夫教授曾经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并且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1959年资本主义生产处于高涨时期。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库兹明诺夫把它说成：“……处于危机后的高涨时期”。按照马克思的学说，高涨阶段的来临不是在危机之后，而是在萧条和复苏阶段之后，相反地，它是在危机阶段之前。接着库兹明诺夫写道：“可以有几分把握地预测美国例行的地区性危机将在1960—1961年开始爆发。”这种说法从以下两点来看是不正确的。美国（与加拿大）的危机不能说成是“地区性的”。美国（与加拿大）在整个战后时期和现在，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份额将近二分之一。美国和加拿大的领土比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土要大五倍，而人口则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人口的一半以上。因此，美国（与加拿大）的危机不能叫做地区性的危机。此外，如果认为1959年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高涨的年代，那么很难预料，在工业生产比重占世界生产一半左右的美国所发生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世界性生产过剩危

机的开始。当然，言辞上的争论是不值得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新奇和不寻常的术语来把本来就很难的问题搞得更复杂呢。

必须提出一个新的尚未解决的理論问题，即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現阶段的周期的长度问题。

如果我们看一下资本主义整个存在时期的危机长度，那便可以确定周期持续时间縮短的明显趋势。从1825年到1857年，在这个时期内，仅仅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发生定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其周期的持续时间马克思已判定为十一年。

到十九世纪下半期，生产过剩危机已经带有世界性质，危机的周期是：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大家知道，按照马克思的危机和周期理論，危机是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因此在四十三年(1857—1900年)之間有过五个周期，每个周期的平均持续时间为八年半。

二十世纪初，危机的周期是：1907年、1914年、1920年和1929年。由此可见，在二十九年的期间内，有过四个周期，每个周期的平均持续时间为七年。必须记住，1914年并没有爆发明显的危机，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阻碍了它。尽管在这二十九年中有过四个周期，但是，明显的生产过剩危机却只有三次。

周期长度縮短的趋势完全符合规律，而且这是由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般规律所引起的。很明显，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乃是周期运动的基础）便日益尖锐化。更具体些說，就是资本对无限制扩大生产的企图同资本主义社会消费能力的狭隘范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①。因此，生产过剩危机应该越来越频繁，而且发生的间隔时期也比过去越来越短。

战后时期，这个问题更复杂得多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影响程度不同，由于战争对经济破坏的程度不同，以及由于战后通货膨胀的程度和性质不同，因此，在这个时期，个

別資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情况就有很大的差别。战后，在那些曾經成为战场的国家由于重新建立商品储备（这是消除战争破坏的后果所必需的）而引起的需求的空前增加；由于战争期间禁止生产許多耐用品而引起的需求延緩得到滿足，所有这一切都延长了上述那些国家的周期。

通貨膨脹在这方面也发生了影响。在长时期里，价格的大大上涨（不管价格上涨是真正通貨膨脹的后果或其他原因引起的），推迟了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由于相信价格将要继续上涨，結果資本家就极力将自己的全部資金变为所謂物质财富，即购买第一部类的商品。另一方面，每一个人都尽快将自己的货币收入化費掉，以免自己受货币进一步贬值的損失。在商品存貨逐渐售完的条件下，就沒有产生生产过剩危机的土壤。当然，在一定程度上，通貨膨脹可能成为破坏城乡联系的力量；紙币可能失去作为购买手段的性质，而发生用它来兌換遭受損失較少的外币或黄金的情况。这意味着資本主义再生产进程受到严重的破坏，这是危机，但**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談。如果有这种情况，资产階級就会稳定货币，尽管緩慢发展的通貨膨脹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它可以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資。

所有这些因素的结果是，战后时期，直到1958年以前，沒有发生过世界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即便1958年的危机，也沒有席卷資本主义世界的所有国家。

順便提一提，我不知道那些认为周期运动在战争期间继续进

-
- ① 社会消費能力是花費在消費品上的总和，即 $V + M - a$ （ a 代表积累）。这要比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低，后者的公式为 $C + V + M$ （ C 当然只是固定資本的損耗部分）。但是，因为一切生产的“最終目的”是为了生产消費品，所以社会消費能力便是資本无限制扩大生产的企图和消費范围狹隘之間矛盾的決定性因素。正如列宁所证明的，忽視消費能力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間的差別是杜岡—巴拉諾夫斯基的錯誤理論的基础。

当然，資本主义制度下銷售額的总和要比 $C + V + M$ 大得多，因为許多商品在最后到达购置者、消費者之手是要轉卖許多次的。

行的同志們如何解釋这个时期。按照他們对問題的提法，只有一个周期，从1938年到1958年，其持续时间为二十一年，这是完全违反馬克思主义关于周期的理論的。

把1946年的生产下降說成是生产过剩危机，从而认为战后周期除美国而外都比較短，这些企图是不成功的。1946年的生产下降是軍事生产停止，或大大縮减和轉入平时生产(复員等等)而带来的暂时困难的后果。

生产下降不带有周期性就不是生产过剩危机，这由以下两个事实可以明白地看出：(1)1946年，在所有的資本主义国家中都缺乏平时日用品；除了軍火和軍事工厂以外，沒有任何生产过剩現象；(2)1945年下半年和1946年的生产下降，不仅发生在資本主义世界中，尽管我国的经济发展的性质是有計劃的无危机的，可是当时生产也有所下降。

显然，不能把1946年說成是生产过剩危机。

战后时期，美国和加拿大的再生产过程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我們所看到的这两个国家在1948年、1953年、1958年发生了生产过剩的危机，1960年又开始发生危机，即长度不到四年的周期。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不打算去区别所有这些危机都是真正的危机或只是局部性的生产过剩危机^①。問題在于，在这一次新的经济危机以后，周期的下一个进程是什么？是否象战后时期欧洲那样，周期的持续时间比較长，或者象美国的情况那样，周期短而危机比較頻繁。

当然，这是一个爭論的問題，但是我們想，如果在沒有大战的情况下，資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会有更多的地方同美国的经济發展相似，而不是象欧洲那样。大家都知道，美国本土不是戰場，美国参战比較迟，派遣軍隊比較少，作战的时期短，并且靠

① 宣布美国的某几次危机不是真正的危机，而是局部性的危机，并不能解決問題，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說明战后經常地頻繁地发生局部性危机的原因。

供应盟国軍火和物資发了大財，所以美国的经济受战争的破坏不大。因此可以认为，战后美国的再生产进程比起欧洲来是比较“正常的”。

从这个观点出发，仔细地根据月度資料研究这个时期欧洲高度发达的中立国家(瑞典和瑞士)的经济，以便判断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同美国的发展相似之处多呢，还是向曾经成为战場的那些国家的发展相似之处多呢，这是很有趣的。

我們认为，战后时期，除了资本主义矛盾总的尖銳之外，还有影响周期长度縮短的新因素。

大家知道，再生产的周期进程的物质基础是固定資本。再具体些說，每一次危机都是以目的在于降低生产費用的固定資本大規模更新和扩大为出发点的，因为从表面現象看，每个資本家都认为，商品銷售困难的原因是自己的商品生产費用高。在垄断資本主义制度下起作用的竞争規律，迫使資本家去更新和扩大固定資本，只要这个过程还在进行，資本家就要在市場上购买設備(机器、仪器)，购买建設工厂和积累新的原料儲备所需的商品等等。在这个时期更新和扩大固定資本是作为扩大市場容量的因素而起作用的。

随着固定資本的更新和扩大的結束，情况便发生了变化：資本家停止从市場上购买建設和装备新工厂用的商品，同时新工厂和已经投入生产的新生产能力开始将大量商品投入市場。

战后时期，資本更新和扩大过程具有一些重要的新因素。这些因素如下：

1. 由于采用快速建筑法，新工厂的建設時間就比战前大大縮短。

2. 由于技术迅速进步，无形損耗就比战前快得多。例如，在軍事技术方面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即新型的武器在未达到大批生产阶段之前就已经无形陈旧。有时候用于制造新型武器上的成亿美元白白地浪費掉。